

话语·视角·风景

——以《那个星期天》为例探索文本的情感表达技巧

柳美彤

摘要：《那个星期天》选自史铁生的首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既呈现出一般小说类文本的叙事和表达特征，又带有作家强烈的个人风格。教师在教学时文体意识不强、文本解读浅层化都会使教学效果打折扣。从叙事学背景出发对文本进行细致分析，揭示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编排的叙事技巧和理论支撑，有助于教师更好地了解文本的情感表达技巧，拓展文本的阅读和教学价值。

关键词：话语模式；叙述视角；风景描写；《那个星期天》

《那个星期天》选自史铁生首部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第四章“童年之门”，现作为课文选入统编小学语文教科书（以下简称“统编教科书”）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课文讲述了一个孩子在一个星期天等待母亲带他出去玩、母亲最终却失约的经历。整件事情发生在一天之内，短短篇幅讲述的不过是生活中的一件平淡小事，却能被作者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将一个孩子内心情感的波澜起伏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令人感同身受。我们不禁好奇，作者究竟是怎么做到的？文本中隐藏了怎样的技巧和匠心？

在阅读时“体会文中蕴含的情感”是小学阶段的重要学习目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中多次提到“情感体验”与“情感表达”。统编教科书一至六年级语文要素中关于“情感”和“感情”的学习要求也有着较为清晰的能力序列，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一至六年级语文要素中关于“情感”和“感情”的学习要求

年级及册次	语文要素
二年级上册	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
四年级下册	抓住关键语句，初步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四年级下册	初步了解现代诗的一些特点，体会诗歌的情感
五年级上册	初步了解课文借助具体事物抒发感情的方法

续表

年级及册次	语文要素
五年级下册	体会课文表达的思想感情
六年级下册	体会文章是怎样表达情感的

可以看出,统编教科书在低年段和中年段主要是引导学生通过展开想象、抓关键词句、诵读等方法体会文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感”,高年段则在以往学习的基础上提升要求,开始引导学生关注文章是“怎样表达情感的”,初步学习品味作家的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

统编教科书在六年级下册第三单元安排了语文要素“体会文章是怎样表达情感的”和习作“让真情自然流露”,意在引导学生读名家名篇,从中学学习、借鉴表达感情的方法并选择合适的内容表达真情实感。统编教科书在“交流平台”中总结了“把情感融入具体的人、事或景物之中”和“直接把心里想说的话写出来”这两种方法,在“初试身手”中也给出了“当心情不同时,对身边事物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的提示,引导学生试着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表达真情实感。

然而,在实际教学中却出现了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教师文体意识不强,对文本内容理解得不够深入,难以解码,以至于在文本表层滑行,脱离具体的文本教授表达情感的方法,学生收获不大;另一方面,即使学生了解了教科书中呈现的表达情感的方法,却仍然离“运用表达情感的方法展现深刻的人生体验”有较大差距,也较难真正做到像作者在《那个星期天》中那样表达出真情实感,写出来的习作仍显空洞、矫情。

《那个星期天》看似乎平实、浅白,故事情节也较为简单,但实际上,作家在创作时运用了诸多小说叙事的技巧和匠心,同时融入了他本人对宇宙世

界、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和感受,这些细节隐藏在语言文字之中,不易被察觉,却能带给读者不寻常的情感体验,产生意想不到的表达效果。本文试图结合小说这一文体的叙事特征,更为细致地解读这篇名作,探索《那个星期天》中情感表达的独到之处,从话语模式、叙述视角和风景描写三个维度深入文本的深层结构,为小学阶段的小说阅读与写作教学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

一、话语模式的选取

小说中往往有两套话语,一套是叙述话语,另一套是人物话语。这里想重点探讨的是《那个星期天》中的人物话语及其表达方式。

(一) 话语内容对人物情感的推动作用

人物话语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小说家注重用人物的言辞和思想来塑造人物。一方面,从《那个星期天》中母子的对话可以清晰看出,人物话语与人物性格高度契合。文本通过呈现简短、平实的日常对话,让一个活泼、渴望出去玩耍的孩子和忙于家务、无暇分身的母亲的形象跃然纸上。另一方面,人物在一天之内的情绪变化轨迹也通过人物话语逐步展现、层层推进。在一天之内,“孩子催促、母亲安抚”这样的情节重复了三次,而在这三次重复之后,作家将“我”的情绪推入越来越极端的非常轨道,最终,一直在克制、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以无助的哭泣和妈妈的亲吻告终。

(二) 不同话语模式所展现的表达效果

同样的人物话语也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及其功能。例如,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等,“变换人物话语的表达方式成为小说家用以控制叙述角度和叙述距离,变换感情色彩及语气的有效工具”^[1]。话语模式决定了叙事文

本中人物语言的形态。理解文本的话语模式有助于读者更好地把握人物语言的性质,丰富对人物形象的认识。

很多小说作家偏爱用直接引语的方式展现人物的对话,因为直接引语能直接呈现人物原汁原味的话语,通过用词、语气、句式展现人物的个性,淡化叙述者的存在感,放手把发言权交给人物,更容易令读者与文中的人物产生共鸣。而《那个星期天》则采用了大量介于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话语模式,把人物对话中的引导句和引号都略去了。例如:

● 您说了去!等等,买完菜,买完菜就去。买完菜马上去吗?嗯。

● 下午吧,母亲说,下午,睡醒觉再去。去,母亲说,下午,准去。

这样的话语模式“保持了直接引语的基本功能,又便于把叙述语言和人物话语不割断地连成一片,把对人物的神情、心理的描写和他所说的话连成一片,把这个人的话语和那个人物的话语更密切地连在一起。……如果这一段人物话语都用引述语和引号,文气又不流畅,读者的心理也被分隔开”^[2]。

除了能加强人物对话之间的连贯性,避免因频繁出现引导句和引号带来的烦琐之感,“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也是表现人物意识活动的理想话语模式。例如:

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呢吗?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啊?

在这一段中,作者将叙事者的话语、“我”和母亲两人的对话以及“我”被母亲训斥后十分委屈的心理活动一股脑儿地呈现出来,说话人的身份、人物思维的转换在这种话语模式中不需要任

何过渡,使对话显得直接生动,人物心理和情感世界得以充分流露。

在小学阶段小说类文本的阅读中,学生对借助人物对话体会人物形象的方法并不陌生。例如,六年级上册“小说单元”中《穷人》《金色的鱼钩》的课后练习题就引导学生关注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大都是以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形式出现,像《那个星期天》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这样的话语模式较为少见,教师在教学时需要适当予以关注。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不同,这样的话语模式对学生的阅读能力有更高的挑战。这是因为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中,学生可以借助叙述者的介绍和解释辨析说话人的身份、心理,而在自由直接引语和自由间接引语中,叙述者隐匿了,叙事和人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需要学生自行判断、重建和还原对话的大致情形。因此,在教学时,教师可以先让学生自己找一找,把叙事者的话语、“我”的话、母亲的话,以及“我”的心理活动一一厘清,同时合理想象对应的叙述者、引导句以及人物对话时的情态,例如:

母亲买菜回来却又翻箱倒柜忙开了。我焦急地催促母亲:“走吧,您不是说买菜回来就走吗?”

母亲皱着眉头说:“好啦好啦,没看我正忙呢吗?”我心里很委屈,真奇怪,该是我有理的事啊?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再让学生与原文作对比,交流不同话语模式的区别及在阅读时给自己带来的不同感受,由此体会文本话语模式中所呈现出的人物对话与心理活动的紧密、连贯,感受“我”当时内心的急切和焦灼,在面对母亲不耐烦的回应时的委屈、不解。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对话,揣摩“我”和母亲在对话时的心理活动,深入把握人物形象,充分体会作者借由这一独特的话语模式传达出的用意和情感。

二、叙述视角与作者的生命意识

叙述视角在小说叙事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感受小说结构艺术、探索人物情感的重要切入点。“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事文中的事件相对的位置或状态，也就是“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

（一）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充分展现人物情感世界

在《那个星期天》中，全文主要从“我”的眼里观察各种人物、事件，而对文中的“母亲”，读者只能像旁观者那样去猜测其思想感情。这种视角“缩短了人物与读者的距离，使读者获得一种亲切感……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表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3]。

《那个星期天》借助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充分披露了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容易让读者勾连自己童年时代曾深切盼望又最终失望的经历，从而与文中的“我”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文章开篇在表达“我”的期待时，用了大量具有主观色彩、语气极为笃定的词句，以体现“我”内心强烈的盼望之情，如“她很久之前就答应了”“这不会错”“一个人平生第一次盼望”“都不会错”“到底是我盼来了”。而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让母亲带我出去时，文章再次使用了带有强烈主观化和情绪化色彩的词句，如“我再不离开半步，再不把觉睡过头”“衣服一洗完我马上拉起她就走”“决不许她再耽搁”。通过这一系列极为主观化的情感和语气的反复叠加，充分展露“我”的内心世界，不断强化“我”的盼望之深、失望之切。

（二）叙述视角的变异和游离，披露作家的生命意识

尽管通过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可以充分展现人

物的所思所想、情感变化，但实际上，许多叙事作品都不是运用一种视角完成的。《那个星期天》也不例外，这篇小说里存在的多种视角。其中，一个是童年时期亲历事件的“我”的视角，也就是文章的主体部分；另一个是叙述者“我”后来的回忆性视角，这两种视角的心理和情感走向基本一致，关键区别在于时间距离。

除了这两种视角，本文还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叙述者，从外部呈现了男孩和母亲的行动及客观环境。这一视角从心理和情感上都与前两者有较大的差异。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课文大多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叙述，唯独到结尾有两处以第三人称的视角从外部呈现的景象和人物，人称也从“我”变换为“男孩儿”和“他”：

母亲发现男孩儿蹲在那儿一动不动，发现他在哭，在不出声地流泪。

男孩儿蹲在那个又大又重的洗衣盆旁，依偎在母亲怀里，闭上眼睛不再看太阳。

上文中的第三人称视角提供了与故事保持距离的观察角度，暗含了作者对生命的无尽追问，由此大大拓展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一方面，可以使这一段极具个人色彩的悲伤故事与世人“共享”，让读者恍然意识到每个人都可能是文中的那个哭泣中的男孩，也都有可能是那个安抚着孩子的无助母亲，从而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另一方面，视角的变换将读者的思维视线从“我”的情感中抽身出来，投向家庭中孩子和母亲的生存境况，投向社会生活中人所处的情境，并由此延伸至对整个人类生存和社会环境的审视和思考。

对小说类文本的叙述视角有所了解和感受，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小说时更好地体会其中的情感和深意，对作者是“怎样表达情感的”有更直观、深刻的认识。教师在教学时，不必引入专业

的学术用语，而是可以通过引导学生细读文本，从文本的缝隙中发现作者的深层意图。例如，提出问题：“文章前两个自然段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你是通过哪些词句体会到的？画出来并说说这样的表达带给你怎样的感觉？”引导学生从“很久之前”“平生第一次”“到底”等字眼感受由“我”表达出的强烈语气和情感，体会作者通过第一人称视角充分敞开人物内心、传递人物复杂心绪的效果。还可以设置思辨性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全文都是从‘我’的角度来讲述故事，为什么最后一个自然段中对人物的指称却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男孩’，这是作家写错了还是另有深意？这两种称呼给你的感觉一样吗？”提示学生感受作者借助人称视角的变换所投射出的对儿童心理的关注，以及文中流露出的生命意识和哲学思考。

三、风景描写中的空间和时间

除了话语模式，风景描写也在表达情感、营造氛围上起到了突出作用。风景描写也称环境描写，在小说类作品中较为常见，它可以形成气氛、增加意蕴、塑造人物乃至建构故事。

统编教科书中《那个星期天》的课后练习题“为什么不直接写心情，而是写‘那个星期天’的光线和声音”以及本单元“初试身手”中的提示“当心情不同，对身边事物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都指向创作者对身边风景的观看之道，正如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指出：“心情好，那天气也好，一派晴朗，阳光明媚；心情不好，那天气也很糟糕，阴云密布，一片灰暗。”^[4]

《那个星期天》中主要的两处风景描写都是从“我”的视角展开的。一处是“我”在等待母亲买菜时在院子里看到的，这里写到的景物包括天上的

云彩、空空落落的院子、蚁穴、草丛、电影画报；另一处是当“我”意识到母亲不可能带“我”出去玩时，眼前所看到的——“盆里揉动的衣服和绽开的泡沫”“周围的光线渐渐暗下去，渐渐地凉下去沉郁下去，越来越远越来越缥缈”。实际上，“院子”“太阳”“光线”这几个关键词都是史铁生在风景描写中尤为偏爱的意象，从中得以窥见史铁生从空间和时间维度表达情感的写作密码。

（一）“院子”中蕴含的空间概念

“院子”可以视为作者为故事精心设计的叙事空间，意味着一个人的新生、起点和终点的位置。正如《务虚笔记》中所写：“C来到人间，一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这个院子。四十年前他哭喊着来到这儿，四十年中他到哪儿去走了一圈呢？”^{[5]14}同时，“院子”还代表了作者在儿童时代生活的一片天地，既是乐园，又是围城，既意味着保护，又象征着约束，正如书中所写“那个院子正是C童年居住的地方”“我记得这些台阶很高，这个院子很大，从院子这头跑到那头，对年幼的C来说很是一件辛苦又渴望的事”。而“跑出院子”“院子已经搬空”则意味着童年已经逝去、不可挽回，童年受到呵护和训导的日子已经结束，即将面对的是广阔未知的天地。“院子”在史铁生笔下还意味着一个人从童年逐渐成长，从家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最终走向死亡：“我的全世界从一间屋子扩展到一个院子，再从一个院子扩展到一条小街，一座城市，一个国度，一颗星球，直到一种无从反驳又无从想象的无限。简单说，那就是一个人的一生。”^{[5]74}

由此可见，《那个星期天》中的这次“盼望”在“我”心中绝不仅是一次简单的外出游玩，更充满了一种象征意味——一个迫切想要探索外部世界的孩子，盼望着走出旧有的熟悉环境，走向未知的广阔天地。

（二）“光线”所代表的时间意象

“光线”则可以视为作者所掌控的叙事时间，通过不同的光线映射出不同时间里人物的内心情感。《务虚笔记》中也多处出现“光线”，每当“光线”非常强烈时，时间往往是白昼，人物是年轻、鲜活的，情绪也是激昂、饱满、充满希望的。例如，当残疾作家C给X写信希望与她团聚时：“阳光任意挥洒，路面上、楼窗上、低矮的屋顶上、古老的城楼上、每一片新绿的树叶上……到处都是炽烈的光线，炽烈地喧嚣震荡、飞飞扬扬。”^{[5]11}而当时间来到傍晚，“光线”变得暗淡，人物变得无力、无奈，环境也变得阴冷、凄凉，“光线渐渐地昏暗了。因为匆忙中忘记买灯泡了，少女N点起了一支蜡烛。三个人围着那烛光坐下，开始吃冷面包和一条冷熏肠”^{[5]209}。

在《那个星期天》中，从“光线正无可挽回地消逝，一派荒凉”可以看出，此处表现的情感应属于后者，它清晰地映照出“我”此刻内心的无奈和绝望。课文通过“我现在还能感觉到那光线漫长而急遽的变化，孤独而惆怅的黄昏到来，并且听得见母亲咔嚓咔嚓搓衣服的声音，那声音永无休止就像时光的脚步”这样放慢叙事节奏的表达方式，充分展示了人物的所听所观所想，犹如电影中的慢镜头，使叙述者的情感得到充分宣泄，同时也强化了“我”在盼望了漫长的一天后最终失望时的伤心和无奈，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每一分每一秒都似乎无限拉长至永恒。

统编教科书在六年级上册小说单元就已经引导学生关注“环境描写”在小说中的表达效果。例如，《桥》引导学生体会“描写雨、洪水、桥的句子”对表现老支书的形象所起到的作用；《穷人》让学生结合“渔家的小屋‘温暖而舒适’”体会桑娜的形象，主要聚焦通过客观的环境描写体会人物

形象，感受其对情节的推动作用。与指向情节推动和人物形象塑造的环境描写相比，《那个星期天》中的环境描写更侧重凸显人物的主观感情色彩和故事的象征意味，借助“院子”“光线”等意象深化作品意蕴，拓宽故事的空间和时间场域。

教师在教学时，一方面可以有效勾连六年级上册小说单元中关于“环境描写”的段落和学习要点，对《那个星期天》中的风景描写进行对比欣赏，让学生说说从中体会到人物怎样的情绪和感受，和以往学过的环境描写有什么区别；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初试身手”，让学生选择熟悉的情境和合适的内容，试着把自己的情感融入身边的人、事、景物中，为后面的习作作铺垫。

话语模式、叙述视角和风景描写是解读小说类文本的重要维度。此外，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叙事时间、叙事语法等都是小说叙事学中值得探讨的因素。教师在解读文本和教学实践中加强文体意识，有助于了解小说类文本的深层结构和丰富意蕴，厘清教材背后的写作知识和叙事学原理，为小学阶段的小说阅读与写作教学发掘更多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 [1] 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279.
- [2] 王先霈.王先霈文集：第5卷[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302.
- [3] 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28.
- [4] 曹文轩.风景描写的作用[J].小学语文，2023（6）：7.
- [5] 史铁生.务虚笔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

（作者柳美彤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邝逸宁）